

潘海天◎作品

九州

暗月将临

人终有一死，但非今日

CI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博集天卷

CS-BOOKY

九州

暗月将临

潘海天◎作品

CAS
PUBLISHING & MEDIA
中南出版传媒集团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博集天卷
C5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九州·暗月将临 / 潘海天著. —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

2012.10

ISBN 978-7-5404-5767-9

I. ①九… II. ①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13626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长篇小说·青春文学

九州·暗月将临

作 者: 潘海天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丁丽丹 刘诗哲

监 制: 蔡明菲 潘 良

策划编辑: 布 狄 张建霞

版式设计: 李 洁

封面设计: 天行云翼·宋晓亮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: 368千字

印 张: 21.5

版 次: 2012年10月第1版

印 次: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978-7-5404-5767-9

定 价: 29.80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)

自序

我自己的 《指环王》



托尔金最初大概也只想写个童话故事吧，但等到13年后他停笔时，指环王已经变成了一部拿出来能让大伙儿吓一跳的沉甸甸的大部头。

托尔金写书的某些方式让我想不通，创造出拥有不同的文化、历史、战斗方式的六大种族也就罢了，他还在书里创造了各种不同的语言，例如昆雅语（Quenya）、辛达林（Sindarin）、黑暗语（BlackSpeech）、半兽人语（Orkish）、矮人语（Khuzdul）、阿登纳克语（Adûcinaic）、西方通用语（Westron）、帖勒瑞林语（Telerin）、多瑞亚林语（Doriathrin）、南多林语（Nandorin）、古辛达林（OldSindarin）、依尔克林语（Ilkorin）、雅维瑞语（Avarin）、树人语（Entish）、主神语（Valarin）、古精灵语（PrimitiveElvish）。

这真的很神经病，而且看了让人绝望。

我们早就知道，写作是一项耗费日久的庞大工程，被消耗最多的并不是灵感和文字技巧，而是耐心。

而我对某件事物的兴趣通常不超过三天。

我一度很想学磨刀，因为听说磨出一把好刀，让它呈现出异常丰富的锻造纹、淬火纹，也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极多的时间。

很多时候，作家更像一名手工匠人，而不是艺术家。

据说一名优秀的研磨师在动手之前，要把拿到的刀在手中把玩良久，参透这把刀的本质，并判断这是什么时期、什么流派的作品，观察有什么瑕疵和损坏，用什么样的砺石和什么样的拭粉。

这和我写作的方式很像。

暗月六族书以一个短篇《最后夏日的幻想》开幕，我很喜欢这篇小说，想偷懒说就这样行了吧，但编辑和自己半夜猛醒的心都不同意。

暗月纪这个时代的故事是在和恰好、阿豚等人的长期讨论中不断丰富膨胀起来的，它的故事是至少要有六部长篇组成的超长叙事诗。故事的拼成已经有很多年了，而且一遍遍

地在我心里转动，让我模拟着用一道道的砺石不断地切削。

但我一直害怕动笔，因为这块粗坯的硬度太高，一旦开磨，我不知道要花在这上面多长时间。

后来一直到2010年正式动笔，原计划一年两部，但成书的时间却一次次不断地向后拖延，主要问题当然在于我。

记得把第二版稿件交给《九州幻想》的编辑恰好时，我说，这故事还需要磨，我还想写第三版。编辑很生气，而且开始不相信我能写一个更好的故事。

差不多过了半年多的时间，我把修改好的文本传送给他，他不得不承认新故事还是比老故事强一些。

嘿，这就是磨砺之道。

没有别的原因，就像磨刀，地毡和刀毡都要磨成很细小的薄片，用指肚轻轻压住，然后根据刀上地和刀文的走向，一点点地进行研磨，进度非常缓慢。

要是有无穷的时间就好了。

在这个故事里，我最喜欢的人物，其实是隐藏在洞穴深处的火炉嬷嬷。

最早的小说远在纸张出现之前便已流传，那时候的故事通常以“很久很久以前”或者“在有和无之间，有个小男孩”开头，以“他们从此白头到老”结束。

讲述这些故事的人通常都是那些坐在炉边纺线的老奶奶。

火炉嬷嬷在这本小说里不停地讲故事，她的状态就是我理想的状态。

火炉的光芒照耀过我们的曾祖母，我们的曾曾祖母，她们以创造者的智慧、聪明和敏锐，不断地磨砺和更新那些故事，那些疯狂、黑暗、残酷的故事，它们反映着艰辛残酷的过去，对人类的生存充满敌意的过去。所有讲故事的人，都是挣扎着希望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些微痕迹的人，是对死亡和遗忘的微弱抵抗。你看那个埃及的民间故事《穿皮套的公主》，以“他们生活得幸福美满，直到隔开最真爱侣的死亡迫使他们分离”为结尾，故事的讲述者在这个完美结局中隐藏的情绪多么悲怆！

向火炉嬷嬷致敬！

她们不会在作者名单上留下名字，但那些故事却代代流传。以时间为砺石，让上千年的冲刷使得它们像鹅卵石般圆滑精致。

我偶尔会想起那个在二战的空袭警报下，执拗地和打字机战斗的老头。他并不知道指环王意味着什么，只是想把心里燃烧的世界描述完整，那个时候，他是火

炉嬖嬖中的一员，是所有那些讲述者中的一员。这个不通世事、不喜欢现代娱乐方式、讨厌汽车、讨厌现代工业的老头一定会把笔下磨出的“中土世界”当作更真切现实。

我也是吧。

我一直想要当个会讲故事的人，我一直想要躲入到自己的故事里。

我知道，只要给一个烂故事以时间，它就会是一部光彩夺目的作品。

可是我没有那么牛逼的时间，只能用愚笨的手和眼一个字一个字地改稿子，在此期间，我的儿子出生。他们两个，不知道哪一个会率先长大成人。

不过反正已经开始了，世上也没有后悔药可吃，我准备花上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来磨砺整个故事。无论起初的钢坯有多么粗糙松散，到了最终将它从水中抽出来的那一刻，它的光芒也会很亮很亮吧。

到了那时，无论这个故事成长成什么样子、结果如何、评价如何，我都不在乎了，因为那一刻，它就是我自己的指环王、我自己的中土。

九州 目录



引子 白刃红尘 001

笑容在老河络的嘴角凝住了，他面对的是一双被诅咒过的眼睛，冰冷彻骨，带着暗淡的绿色，这样的眼睛曾见过恶臭的沼泽中升起的最狂野的噩梦。

从这个单薄的少年身上散发出的杀气，好像冻结的冰霜挂满四周绿意盎然的枝头。

第一章 炽灼之夏 013

闭上眼，等一等，沙蛤，你一定在做梦，而且你每次把这样的梦告诉其他人时，换来的只会是嘲笑。

等沙蛤再次睁开眼时，她还在那里，甚至比夜盐还美。沙蛤更加相信这是梦了，这不会有错，她只可能是个羽人，能在天空中飞翔起舞的羽人。火炉嬷嬷故事里，羽人不都是美得让人惊心动魄的吗？

第二章 人间使节 039

不在死亡面前低头——这是死在三沙岛之战里的铁骨奥司，他曾是火环城的前任夫环，除了那场血战，他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出生地。他的头骨上只有一个干净利落的火环城标记，以及一支方头箭镞留下的深坑。

第三章 腹中鳞甲 059

大地在他脚下融化，他沉入更深的黑暗中去。

醒来，快从梦里醒来。

蜻蜓展翅，在他鼻尖停下，又飞走。

黑龙张开大口，吞噬一切。

像骑在马上瞎跑的人，总有一天会摔下来。摔下来的人，都感觉不到自己着地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往下摔。

哥哥。

他昏睡过去。

第四章 靡不有初

087

云胡不归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

这小小的一百名武士开始让东陆人胆寒。他们到处袭击人族的栅城、商队，有时候连全副武装的税使押运队也不放过。每次出征前，他们都会大声呼喊盘鞑长生天的圣名：“敕勒，敕勒，敕勒！额其格腾格里！”

黑暗中独狼的声音在说：

“我们是霸府狼骑，要记得这个呼喊，记住这些名字。”

云胡不归记得这些话。

他记得这些名字的意思是：

人终有一死，但非今日！

第五章 死亡之歌

111

他们相互凝望，好像要从紧贴的瞳孔中进入对方的心灵。这幅场景，既有甜蜜温馨的一面，也有残酷如铁的一面。谁说爱情不需计算，这就好比一颗客星石闯入观象台顶那个庞大的算筹阵里，星流搅动，乱如蜂群。他们要计算的东西很多，责任、承诺、勇气、荣誉……纵然爱情甜如蜜糖，纵然他们为彼此而生，可是否值得为之放弃生命中其他值得珍视的一切呢？

第六章 暴风商人

141

听即言。

对沙蛤来说，倾听比表达要容易得多。

他听到自己的这种恐惧好像流水四溢，在隧道里流漫开来，滴答有声。

快逃，快逃，快逃。

突然，规规矩矩地落在射牙身边的那些甲虫不安地振动起翅膀，它们惊慌失措地飞向空中，有的向着火炬，有的向着灯笼，乱飞乱窜，有的在空中相撞，有的落入火中烧得滋滋作响。

第七章 白虎咆哮

167

在任何情况下，他都只使用最有效的攻击方式，近距作战时，使用粗大的叉角和带刃的附肢奋力劈砍，远距就朝沙虫喷吐出一阵阵箭雨，但不论何种方式，都透露出一股决绝的冷酷无情。

他不知道敬畏神灵，敬畏生命；不流露怜悯，也不流露痛苦，暴风吼虎所过之处，石像如雪崩塌，夜光蘑菇好似群星散落一地，留下的只有死亡。

倘若有其他河络取手遭遇危险，他总是袖手旁观，转身追杀其他巨沙虫。对云胡不归而言，只有杀戮是最重要的。

第八章 火环蛇牙

207

每个鼠骑兵的座辇上，都挂着一个灯笼，它们摇摇晃晃。火焰射到夫环结实的红色胡须上，他的整个下颌都在燃烧。

谁都知道夫环的威名和勇力，他瞪着血红的大眼喝道：“哪怕剩我一个人，我也要独自挖出你的心，把你的身体留给深渊！我在烛阴之神面前向你挑战，让神来判定我们谁对谁错。来吧，夜盐，我的镰刀和盾牌在等着你。”

阿络卡的眼睛好像麦芒一样锋利：“我不害怕，夫环。你要爱，我就给你爱；你要仇恨，我就给你仇恨。但是在开战之前，你真的想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吗？”

第九章 如火烈烈

245

他看见带着狼蜥头罩的东莫走错了方向，立刻消失于一团火焰中，狂骨打扮的虫师射牙陷入火热的熔岩陷阱里，还在发出哀叫，还有更多的怪物被背后追逐的铁冠沙虫碾成粉末。

站在高塔上的熊悚没有听到面具下的河络疯狂的号叫声。

实际上，他什么都听不见，什么都看不见。

他是唯一没有逃跑也没有喊叫的人。

尾声 归去家山

303

爱会消解，会随风飘散，爱情是虚无，但觉醒了母亲之爱绝非如此。她就是她母亲在溺死前抓住的木板，如果不是死亡，她绝不会放手的吧。

蛮族人沉默着。火山灰正在他们之间飘落，好像一场大雪，慢慢地覆盖满他们的头发。

附录

九州世界设定 / 307

暗月设定书·地火族裔 / 310

暗月设定书·中兴霸主 / 325



引子 白刃红尘

笑容在老河络的嘴角凝住了，他面对的是一双被诅咒过的眼睛，冰冷彻骨，带着暗淡的绿色，这样的眼睛曾见过恶臭的沼泽中升起的最狂野的噩梦。

从这个单薄的少年身上散发出的杀气，好像冻结的冰霜挂满四周绿意盎然的枝头。



地火节的前夕，有着地狱般的天气。

地面上一丝风也没有，旱魔肆虐，六个月里一滴水也没有落到枯焦的大地上，地面上的空气干如烈火，越州河络的心里，也像火焰一样翻腾。

河络的手工业和矿产闻名于世，铜器、锡器、日用器皿和首饰皆为上品，他们制作的武器尤为精良，特有的魂印兵器会吸收那些战死亡灵的咆哮灵魂，增加持有人的武力。只有河络通晓这些武器的秘密。

这些特产，曾让逐利的人族商人趋之若鹜，骡马队在崎岖的越州踩出了一条条的通衢大道。

只是荣光属于过去。

近些年来，河络族的领地矿产枯竭，再也没有出产能和商人以货易货了，于是越州道上，商队日渐稀少。

如今荒凉的山林下满是一人多高的蒿草，叶子焦黄却茂盛，只在某些地面上隐约看出凹陷的车辙。除了穿行的鹿，这些林间小道已经数年也没有一名商人经过了。

几名铁鼠部落的哨兵站在山毛榉木搭盖的凉棚里，手扶着比他们的身身高上三倍的长戟。从他们的哨位上可以俯瞰到东雷眼山的龙王峰。

五十里外的龙王峰好像一把尖刀插入天空，在锋利的山尖上，可见微微白光，那是相邻的火山城邦——蜂虎城的城墙反射的阳光。那是一座有名的矿工城，而作为溪流河络的一支，铁鼠河络和那些骄傲的火山河络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。

此刻，天空中一片寂静，显露出一种奇怪的鲜亮黄色。突然间，一个奇怪的声音闯入铁鼠哨兵们的耳膜，声音尖细，好像一把刀从天空中划过。

扶着长戟的河络是一名老兵，见识过锁龙河上最残酷的血战，这时候却莫名其妙地心里发慌。

他打了个哆嗦，抬头看了看天空，就连星辰也仿佛感受到了威胁，紧密地拥挤在一起。

最近两年，星辰总是歪歪斜斜地出现在空中，比过去更大、更明亮，但是那些亮光却闪烁不休，显露出一种世界末日的征兆。

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老兵觉得极度不安。

遥远天空里的云正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聚集起来，那里并排垂下了几道龙卷风，它们在天际线上无声地盘卷，仿佛五个肆意妄为的妖魔，跳着死亡的舞蹈。

“快看！”一名哨兵扯着老兵的胳膊，尖叫起来。

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对面的山脉突然复活了，仿佛一头巨兽，肌肉起伏，向上跃起，森林就像它的毛发，耸然而动。突然，毛发剥落了，整座森林像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拔起，树木一根接一根地飞向天空。

一种奇怪的震颤爬上他们的肩膀。

雷眼山的天空变成一片恐怖的黑暗，阳光被完全吞噬了，一个巨大的旋涡在上空盘旋，好像吸光了里面所有的空气。

铁鼠河络们像是石头雕刻出来的塑像，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切。

断裂的森林顶部向上翻滚旋转，消失在空中，那是一个巨大的、黑色的、无所不能的旋涡，整座龙王峰腾空而起，仿佛正在被吸上天空。

他们眼前那座巍然耸立的大山消失了，它被漫天的泥雾笼罩，石块、泥土、破碎的树木和烟尘，以及一整座城市毁灭时所产生的死亡物质。

直到这时，脚下的大地才发出深沉的喘息，坚实的大地好像鼓面在抖动，让他们东倒西歪，站立不稳。

动荡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，大地又恢复了平静，除了对面消失的山脉，一切宛若平常。

蜂虎城消亡，他们倒不怎么难过，只是树林里的那些鸟叫声和虫鸣随之消失，可怕的寂静好像一个沉默的陷阱，将铁鼠哨兵们包容其中，让他们心虚不已。

他们的心头都浮现出了巡夜师的预言。

两年前开始，报信的甲虫和耳鼠在空中往来不绝，各地的巡夜师都在重复“大难就要临头”的预言。

据说末日来临时天塌地朽，日月星辰坠落，圣湖的水变成血红色。号角一响，大地和山岳都被移动，互相碰撞。在那日，天空将脆弱无比；在那日，众人将似分散的飞蛾；在那日，山岳将似疏松的羊绒。

终于有人开了口：“这是末日之兆。”

“别胡扯了，”老兵用雷鸣般的吼声压倒众声，“看那朵蘑菇云，只是火山喷发了。”

“蜂虎部完了。”

一名留着黑胡须的河络蹭了蹭脚，似乎有点儿内疚地说：“我们还没死。”

“谁叫他们爱玩火。”

“可是没看到喷出的熔岩呀。”

“溪流之神在上，这是好事！”

灾难近在咫尺，如果是任何其他一族的士兵，定会前去查看情况，或是回去报信，但死板的河络没有得到放弃哨位的命令，是宁死也不会离开一步的。

老兵作为哨兵长官，不得不痛苦地琢磨，是否要采取行动，要河络脱离计划行动，那可是一种巨大的压力。

最后，他下了决心：“就让我们继续停在这儿看看情况吧，或许会有商队从此地路过呢，盘查商队才是我们的职责。”

一位稍年轻的哨兵略带不满：“做梦呢，谁都知道，再也没有商队了。”

蓦地，一声号角低低地沿着地面传出，好像巨兽的吼叫，打破了末日死一般的寂静。他们站在那里面面相觑，只看见一队招展的旗帜穿过脚下森林，正在靠近。队伍里不但有骆驼、马，还有弯起獠牙的大象，大部分牲畜的背上，都背负着用油漆麻布和皮革密密包裹起来的笼箱，巨大的伞盖撑开在烈日下，在独角驼兽的背上摇晃。

这不是梦。

哨兵揉了揉眼，目瞪口呆地看着这支突然从天而降的商队分开葱茏的草木，好像帆船划开水面，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轻风行至近前。

最前面一位骑手穿着宽阔的大袍，戴着兜帽，深紫色的袍子上绣着云纹滚边，让胯下那匹黑色瘦马斜歪着身子快步跑着。他们似乎不受刚才那场大灾难的影响，泰然自若地走着自己的路，可是跟随着他们的脚步，似乎有其他的事情发生。

是他的幻觉吗？老河络揉了揉眼，队伍的背后，草木似乎更加茂密，树冠遮天蔽日，蒿草先是没过那些马的长腿，然后是它们的背，最后没过了它们的头顶。草静静地长着，发出“沙沙沙”的响动，长长的蔓菁快速生长，卷须攀上高枝。整座森林变得越来越密，越来越绿。这支队伍每行进一步，仿佛就将滴翠的盛夏向前带了一步。

隔着十多丈远，骑手竖起一只胳膊，长长的商队停住脚步。他拉住缰绳，跳下马来，黑皮靴踏在了干涸已久的旧车辙上，骑手拍拍汗流浹背的马头，掉头朝哨兵走来。

老哨兵回过神来，斜举长戟，拦住去路说：“诅咒你和你的马，祝你一路霉运。”

河络习俗，从地火节前一个月直到冬日的暗极节^①，所有的祝福语都是反过来的。他们相信黑夜渐长的日子里，只有这种方式才能祛除厄运。这种问候方式在河络与人类初次接触时引起了多场战争，但是，河络从来没想过要更改它。

骑手穿了一件墨染木棉衫，外罩带帽子的乌袖长袍，腰上系着一条牛皮制的细腰带。他走近时，兜帽下露出一张白皙的脸，鼻梁高挺，淡青色的眉毛如刀般冷冽，只是嘴角抿得紧紧的，显得冷酷无情。

即便对人族不熟悉，河络哨兵也看得出来那是一张孩子的脸。

他年龄不大，十三四岁，河络在这么大的时候，还不被允许踏出城门呢。

骑手在十来步外山毛榉树的阴影里停住了脚步，身子单薄得也像一片影子。他侧过头的时候，哨兵可以看见他脑后留有一根小辫，如同猢猻的短尾，暴露了他的蛮人身份。

好河络时刻记得自己的职责。为了在孩子面前显得更高大一些，哨兵挺起胸膛，庄严地用通用语问道：“商人？”

少年望了望河络的长戟，微微皱起眉头。

“让路，”他以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命令语气说，“山那边的情况你们没看见吗？”

老河络恪于职守，坚持道：“商人？请给我渡关传书。没有渡关传书，不能越过此界。”

在他们说话的当口，一枝野葛贴着地面爬过来，将它的触须探向少年的靴子，然后缠绕小腿向上升起，将有毒的钩吻扎进年轻骑者的裤腿。少年动了动脚，将那枝野葛的藤扯断，用靴跟在干硬的土地上碾碎。

河络哨兵们心惊肉跳地看着这一幕。野葛是越州最常见的攀缘植物，它三角形的小叶只有巴掌宽，而如今有笠帽大小。不仅仅是这枝野葛，仿佛路旁所有的植物都在变化，都在疯狂生长。

少年身后的商队陷身于越来越高的植物波涛中，绿色的水花拍打在他们的大腿处。

①暗极节：河络的节日。一年之中黑夜最长的日子。在那一天里，所有的河络要围坐在火炉边抱怨其他人。他们可以直接对某人说出不满，也可以通过留字条在空炉子中的方式将不满告知某人。

紫衣少年从腰带上抽出一把一肘长的匕首，那匕首如同一道细长的弯月，寒光闪耀，匕首的柄是暗红色的犀牛角，看上去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。

老兵发觉那种莫名的恐慌又回到了身上。

站在对面的不过是个孩子，他垂下的胳膊微微颤抖，捏紧拳头，好像在克制什么。但他逼近的脚步轻捷又有节奏，身体里就好像隐藏着一只猛兽——一只目的明确的猛兽，它是如此残暴，甚至那少年也不愿意让它就此跃出。

老河络看了看五十步开外的商队，商队的人都静止在自己的驼兽上，如同一尊尊木偶，完全没有上来帮忙的意思。

如果哨兵不让路，那些人或许会死在这片中了邪的树林里，但他不能坏了规矩。

老兵耐心地解释说：“没有传书，你们应该到自己的城主那里去申请。依照北邙之盟的约定，我们欢迎任何一支有传书的商队。”

“我只想走出这片该死的林子，”少年说，他又往前走了两步，显得有点儿急躁，“快退开，算是帮你们一个忙。”

他身后的山林抖动着，看不见的喧嚣躁动紧追在后。

“莫非你要闯关？”老兵恪守职责，“我们是五个，你是一个——即便你的伙伴们冲过来帮忙，可我们一旦发出警告，铁鼠部落的弩手就会占据两侧高地，居高临下地射击。你们走不出这道山谷。”他后退一步，微微扬手示意，长戟手微微屈膝，将长戟顶在脚上，排好阵势，站在四名长戟手后面的弩手已经将一支牛角鸣镝搭在了弩上，斜指向上。看到所有河络准备就绪，哨兵长官稍稍松了口气。

“稍微计算一下就可以知道，你不可能赢，”老河络好心肠地想要传授算学，“你会计算吗？听说草原人不清楚自己有几只羊，但这次一只手就可以……”

少年抛开兜帽，露出一双眼睛。

笑容在老河络的嘴角凝住了，他面对的是一双被诅咒过的眼睛，冰冷彻骨，带着暗淡的绿色，这样的眼睛曾见过恶臭的沼泽中升起的最狂野的噩梦。

从这个单薄的少年身上散发出的杀气，好像冻结的冰霜挂满四周绿意盎然的枝头。

只有在一个地方，只有在那个鲜血横流的地方，他曾见识过这种可怕的杀气。

“天罗？”老兵大叫了一声，他抑制住自己的恐惧，猛地挥起长戟，朝那少年砍去。

乌黑的戟锋刺破空气，发出鸣的一声长啸。老河络知道，这是他这一生当中

最不顾一切挥舞出的一击。此时此刻，他心中只有一个想法：绝不能让这名天罗近身，否则，他们就全完了！

河络的长戟手久经训练，一动皆动，四把长戟在空中交错而击，层次叠落，没有留出一处空隙，将少年笼罩其中。老兵那奋力一击正中少年的腰际，却如同击中了空气，刺客的影子像水汽向上翻腾，眼睛一花的工夫，那位年轻的杀手已然在交错的戟影中跨越了他们之间的距离，速度快如影豹。

不见他挥动手臂，已有两道细细的血花飞溅到空中，老兵两侧的长戟手咕咚摔倒在地。

黑胡须的河络大喝一声，横过长戟，挡在前面，但乌袖少年形如鬼魅，从黑胡须身侧闪过，一声低沉的咆哮，黑胡须向后翻身摔倒。

“快发信号！”老兵叫道，抛下已不得力的长戟，抽出腰间镰刀，猛扑上去，自左向右横击。他只希望在自己死前，身后的弩手能将报信的响箭射出。

镰刀好像插入了少年的身形，可击中的只是幻影，没有肉体的重量，却分明有血渍甩到老河络的脸上。

天罗少年只是脚跟一旋，就闪过老河络，站到了弩手眼前。

河络弩手吃了一惊，抬臂射出鸣镝，响箭飞入空中，却只来得及发出半声呜咽，就已被乌袖少年一刀切断。弩手伸手去摸另一支箭，却只觉得一股冰寒直入脑底，一把极锐利的匕首突然从下巴插入，穿透他的舌头和上颌。

只是弹指的工夫，河络这边已经倒下了四名哨兵，鲜血如珊瑚色的喷泉，汨汨地浇灌到脚下干裂的大地上。

老河络愣愣地回过身去，发现血滴像小珠子一样从少年的肋下滚了出来。老河络觉得难以置信，这么说，天罗还是受伤了。

他的血和河络流的血，并无什么不同，但少年对受伤宛若不觉。

老河络想起了关于天罗的传说：他们冷酷无情，从不流露怜悯，也从不流露痛苦，他们是一张无所不在的网，只要他们出手，就不会留下任何生路。

少年向老河络走来，满身血迹，脸在树荫下犹如死人般灰沉沉的，他身体里的猛兽甚至都还没有释放出来。

世界冷酷无情地向前走着，老河络相信自己命在顷刻。

天罗少年满怀杀戮之心，站在老兵的面前，却没有立即动手，暗绿色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犹豫不决的神情。或许不仅仅是犹豫，还有着深沉的痛苦。

老河络有点儿吃惊地想，这种犹豫不是一名杀手该有的。